

边|读|边|讲

与外国



经典长诗面对面【上】

BIANDUBIANJIANG
YU WAIGUO

JINGDIAN CHANGSHI MIANDUIMIAN

刘国利 © 编著



西安出版社



边读边讲：

刘国利 编著

(上册)

与外国经典长诗面对面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读边讲：与外国经典长诗面对面 / 刘国利编著.

—西安：西安出版社，2007. 6 (2010. 8 重印)

ISBN 978-7-80712-337-8

I. 边… II. 刘… III. 诗歌—文学欣赏—外国 IV. 1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3283号

边读边讲： 与外国经典长诗面对面

编 著：刘国利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029) 85253740 85234426

邮政编码：710061

印 刷：三河市华新科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31

字 数：480千

版 次：2010年8月第2版

2010年8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12-337-8

定 价：59.00元(全二册)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序 言

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对于外国经典长诗的讲解往往感到十分为难。受教学时数所限，教师不可能在课堂上对整首长诗进行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只能拿出一些所谓的精彩段落或个别章节进行笼统地赏析。这样做不仅使得这些经典长诗变得面目全非，而且无法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理论评析。为此，我们决定编著这部《边读边讲：与外国经典长诗面对面》。一方面，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帮助学习者省去边阅读边查找理论批评文章的麻烦，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能使学习者全面细致地熟悉外国经典长诗的全貌和精髓。

本书共选择了7篇作品进行评析。它们分别是：彼得·鲍里斯拉维奇的《伊戈尔远征记》，普希金的《茨冈人》《叶甫盖尼·奥涅金》，惠特曼的《桴鼓集》，雪莱的《自由颂》《阿童尼》，济慈的《伊莎贝拉》。本书尽量做到对作品的语言表达形式、思想内容、写作背景、艺术风格等进行系统而全面地评述，但同时也不完全拘泥于此。对长诗的介绍虽然以原文的段落大意为单位，但考虑到课堂讲解的实际需要，对有些段落也进行了人为分割。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宜说什么就说什么，能评什么就评什么，并不过多考虑形式的因素。而这应该就是本书的最大特点。

诗歌在当今社会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闲聊的时候，一多年未曾谋面的同学无话找话地问我最近在忙些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诗歌方面的书。不料这位老兄听后竟将我从头到脚、自前而后地打量起来。我问他做什么，他说他要看看在今天还对诗歌感兴趣的人长得是个什么样子。看着他夸张而滑稽的表情，听着那不绝于耳的生意经和所谓的升官之道，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失落





与伤感。当日，我喝得酩酊大醉。

曾几何时，诗歌是我心目中最神圣的梦想。上中学的时候，偶然在书店见到了泰戈尔的《新月集》，是郑振铎翻译的。只是翻看了其中的几页，就发疯一般地喜欢上了。那句“孩子，你真是快活呀！一早晨坐在泥土里，耍着折下来的小树枝儿”成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创作诗歌”的基本句式和模式。上大学的时候，由于专业的缘故，我开始涉猎俄罗斯文学中的诗歌部分。一次，大约是在1985年吧，我和同学逛街，在开封市书店街的一家书店内，见到了魏荒弩翻译的《伊戈尔远征记》。都要去购买的时候，却被人告知就剩这一市了。于是就遗憾地将购买的优先权让给了同学。当时的行为虽然非常够“哥儿们”，但回学校后却很是遗憾后悔了一阵子。孰料过了不到一个礼拜，我的这位同学在课间竟然神秘兮兮地塞给我一个黑色硬皮的笔记本，说是礼物。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市抄写得工工整整的《伊戈尔远征记》，包括译者序和注解，一字不差。当时的我一下子呆住了，老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当晚，我请同学吃饭，也是喝得酩酊大醉。

1987年，在我大学毕业的前夕，一些同学纷纷到离我们外语系很远的政教系去购买一市油印的诗歌小册子，据说这是我们同学的作品，是作者花了几十元钱自己刻版印刷的。读了其中的几篇作品后，立刻对人家在诗歌中展现出来的才情佩服得五体投地，时至今日，艳羡之情都无法从心底彻底褪去。

一晃20年的光阴已经悄然而逝。夜深人静，扪心自问，仿佛什么都经历过了，又仿佛什么都还没有做。年轻时的向往和自己勾勒出来的宏伟蓝图，早已经被遗忘殆尽，有时甚至觉得那简直就是别人的事情。如今，走在城市的街道，住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屋内，我们对于四季的感觉已经越来越模糊。通过电视、网络或其他新闻媒体，我们可以轻松获知田野里的桃花开了，麦子熟了，瓜果飘出了诱人的清香；但我们对于这些鲜活个体的感觉却是越来越趋于抽象和一般。与之相伴的是，我们的心灵也开始变得麻木。许多在以前可以让我们热泪盈眶的东西在





今天却无法让我们有丝毫的动容。有人说这就是成熟，但我却更愿意将之认定为是一种“心死”。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诗神已从我们的心底悄然溜走。它带走了我们的泪腺，也带走了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得不再浪漫……

为了完成书稿的写作，我将尘封已久的一些外国诗歌作品重又摆上了阅读的案几。手捧着这散发着些许霉味儿和尘土味儿的诗歌作品，翻看着年轻时写下的虽然稚嫩、但却热情洋溢的读书笔记，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油然而生。不知不觉之中，早已又是泪流满面。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诗歌，我们的大学更是不能没有诗歌。

最后，按照惯例，将本书的执笔明示如下：

王桂花：5万字；刘国立：5万字；刘国利：3万字；李新霖：5万字；朱晓丽：5万字；杨延民：2.5万字；张会霞：5万字；庞密香：5万字；赵丽敏：5万字；贺海燕：5万字；高昆：2.5万字。全书书稿由刘国利统筹、润色、定稿。





伊戈尔远征记	(1)
茨冈人	(49)
叶甫盖尼·奥涅金	(89)
自由颂	(211)
阿童尼	(233)
伊莎贝拉	(277)
桴鼓集	(323)
关于诗歌的断想	(457)





伊戈尔远征记

彼得·鲍里斯拉维奇 著

公元八九世纪的时候，诺曼人中的一支瓦里亚基人由芬兰湾南下来到了东欧。862年，留利克成为了诺夫哥罗德的王公，建立了诺夫哥罗德公国。882年，留利克的后裔奥列格(880-912)顺第聂伯河来到基辅，成为了那里的王公。基辅公国统治下的居民主要是斯拉夫人，他们把这个国家叫做罗斯，后世习惯上将其称为“基辅罗斯”。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定东正教为国教，并注意发展与周围邻国之间的贸易。到了11世纪早期，基辅罗斯开始强盛起来，到了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1019—1054)，基辅罗斯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著名的《雅罗斯拉夫法典》就诞生于这一时期。公元11世纪后半期，随着社会各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基辅罗斯已经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各地封建地主的割据势力已经逐渐发展起来。12世纪中叶，基辅罗斯终于分裂成为13个各自独立的公国，规模较大的有基辅、诺夫哥罗德、里亚赞等。基辅罗斯的大公虽然在表面上还被尊为所有大公的首脑，但实际上，各个独立的王公早已不再听其号令了。割据的局面削弱了公国抵御外族入侵的力量，游牧民族波洛夫人趁机对与其邻近的公国进行袭扰。波洛夫人是突厥人的一支，远在11世纪中叶，他们就占领了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和克里米亚。他们生性勇猛，以军事力量治国，军事势力强大。为了抵御波洛夫人的侵袭，使边民免受蹂躏，1183年，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联合各个公国的力量，对波洛夫人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征讨。征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俘获了数以千计的波洛夫人和几个重要的首领(汗)。《伊戈尔远征记》中数次提到的柯比雅克汗，就是其中的一个。由于和其他公国之间存在矛盾和不和，也由于不甘愿听从名存实亡的基辅罗斯大公的调遣，伊戈尔公和符塞伏洛德公并没有参加这次征讨。可能是不愿让别人





说自己是胆小鬼和懦夫，伊戈尔和符塞伏洛德在第二年，也就是 1184 年，在没有对基辅罗斯大公作任何禀报、也没有联络其他大公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对波洛夫人进行再次征讨。他们的目标是“去夺取特穆托罗康城，或者就用头盔掬饮顿河的水”。

弟兄们，我们是否应当
用古老的格调来咏唱
伊戈尔、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
远征的悲惨的故事呢？
应当把这支歌儿唱起来
但须遵循这个时代的真实，
而不是按照鲍扬那样来构思。
因为先知鲍扬，
要想对人把歌儿演唱，
那他就象一缕游丝在树枝上萦绕，
像一头灰狼在大地上奔跑，
像一只蓝灰的苍鹰在云彩下飞翔。
他说，他常常回想起
古时的战乱争夺。
于是他放出十只苍鹰去捕捉一群天鹅：
苍鹰将哪一只赶上，
那一只便先唱一支颂歌——
歌颂那老雅罗斯拉夫，
歌颂那在卡索格军队面前杀死列杰佳的、
勇敢的姆斯季斯拉夫，
歌颂那漂亮的罗曼·斯维雅托斯拉维奇。
但是，弟兄们，鲍扬不是放出十只苍鹰
去捕捉一群天鹅，
而是把他那灵巧的手指
按抚在活的琴弦上；





正是这些琴弦铮铮地
向王公们唱出了颂歌。

在“古俄罗斯作品，特别在基辅时期用当时所谓传教士的‘讲话’这一文学形式写成的作品，作者开首总是称他的听众或读者为‘弟兄们’，而结尾处则每用‘阿门’二字。”（魏荒弩：《伊戈尔远征记》篇50页）。文学和宗教就其产生的根源来说，在很多地方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征。此处使用“弟兄们”一词，也许是为了增加作品的宗教色彩，使其更具有庄重、神秘等特征，也许只是一种习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讲，“弟兄们”一词的使用使得作品获得了一种阳刚之美。

作者用较大篇幅叙述的有关鲍扬的内容，在此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作者以鲍扬为对比的对象，说明自己在这里叙述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第二，鲍扬作为一位诗人，他最擅长的是唱赞歌。在古俄罗斯，应该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材。每逢有皇帝登基、战争（战役）获得胜利等重大吉祥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要专门写诗来颂扬。普希金就曾写了许多这方面的诗歌。罗蒙诺索夫，这个被普希金称为“百科全书”的人，在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写了许多的颂诗。颂诗和那些阿谀逢迎之作有显著区别。事实上，作者在这里也并没有贬低鲍扬的意思。从诗歌作者对鲍扬歌唱特色的描述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对鲍扬的钦佩之情和赞赏之意。第三，作者借叙述鲍扬的诗歌活动，仿佛在不经意间即向读者介绍了伊戈尔大公祖先的荣耀和光荣。这是民间文学特别喜欢使用的一种塑造英雄人物的方式。英雄人物天生具有的高贵的血统、建立了巨大功勋的优秀祖先使得他们刚一出场就具有了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

弟兄们，让我们开始这个故事，
从昔日的符拉基米尔讲到今天的伊戈尔——
他，已给自己的智慧系上坚强的带子，
他，已为无比的刚勇激起了自己的雄心；
为保卫俄罗斯国家，
他充满着战斗精神，
率领起自己勇敢的队伍奔向波洛夫的国土。





如果说第一段讲述的伊戈尔的祖先的光荣还由于叙述者鲍扬的身份显得有些虚无缥缈的话，那么这段诗歌的头三句话对伊戈尔祖先的赞颂就是实实在在的内容了。符拉基米尔是基辅罗斯公国的大公，他在公元988年将基督教引为国教，扩大了基辅罗斯与欧洲的联系，为国家在日后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1019—1055），基辅罗斯已经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如果要想吹嘘和炫耀伊戈尔祖先的光荣的话，符拉基米尔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一段的作用还不仅如此，将祖先的光荣嫁接到伊戈尔的身上应该是本段落的重点。祖先是光荣和勇猛的，祖先的子孙也表现不俗，他已将祖先的光荣继承了下来。此刻，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土和使自己治下的子民不受波洛夫人的侵犯，他正准备率队亲征。

波洛夫人是突厥游牧民族的一支，据说在11世纪的时候占领了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和克里米亚，并深入到巴尔干半岛。他们破坏古代罗斯南部边疆的各俄罗斯公国的和平，经常对周围的村庄实施抢劫。1184年，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对波洛夫人进行了讨伐。伊戈尔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参加这场讨伐。一方面是为了江山社稷，一方面也是害怕别人说自己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伊戈尔在1185年率同自己的军队，再一次开始了对波洛夫人的征讨。因为这次出征具有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研究者在为这场战争的性质进行定义的时候曾产生过许多不同的意见。最后，取得比较认同的观点是，虽然远征在开始阶段带有个人英雄主义，伊戈尔的行为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功勋，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其性质却发生了改变。人民的意志开始取代个人意志，对个人荣誉的热爱也渐渐转变为对祖国的热爱。虽然稍显牵强，但也似乎说得过去。

这时候伊戈尔望了望
光辉的太阳，
他看见自己的军队
已为黑暗所笼罩。
于是伊戈尔公
对自己的武士们说道：





“啊，我的武士们
和弟兄们！
与其被人俘去，
不如死在战场；
弟兄们，让我们跨上
快捷的战马，
去瞧一瞧
那蓝色的顿河吧。”
王公的理智
在热望面前屈服了，
尝一尝大顿河的水——这渴望
蒙蔽了他的不祥的征兆。
“我希望，”他说，“在波洛夫草原的边境
折断自己的长矛；
俄罗斯人，我希望同你们一道，
或者抛下自己的头颅，
或者就用头盔相饮顿河的水。”

此段须重点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不祥的征兆。“他看见自己的军队 / 己为黑暗所笼罩”描述的是发生于 1185 年 5 月 1 日的日蚀。和中国的习俗一样，日蚀在俄罗斯也被视为凶兆。作者在这里将这一自然现象和伊戈尔的出征联系起来，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增加作品的神秘感，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手段和需要。二是作者也就真认为这是天神的暗示。根据诗歌的前后思想和结构等要素分析，第二种可能性最大。这种写作方法颇有些流行于 20 世纪中叶的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魔幻现实主义常常在对日常生活进行描述的时候插入一些类似于征兆的灵异事件，虽然不排除有故弄玄虚的嫌疑，但在很多时候却是冤枉了作家。因为所谓的怪异对于那些拉丁美洲的作家们来说，其实一点也不显怪异。在他们看来，这些怪异事件本身就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怪异，只是相对于欧洲等非拉丁美洲人种而言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的隔阂造成的。陈光孚在《魔幻现实主义》一书中对魔幻现实主





义作家彼特里的小说《雨》的分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老天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下雨了，一对老夫妇为此愁眉不展。一次，他们在地头遇见了一个正在玩尿泥的小男孩，无儿无女的老两口就将这个小男孩收养了起来。时间过了没有多久，这个小男孩却突然失踪了。正当老两口在苦苦寻找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但是，老两口早已顾不上为这久违的甘霖欣喜，他们焦急地在雨中奔波，疯狂地寻找着自己的“儿子”。陈光孚说乍看这篇小说很像一篇普通的现实主义作品，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其中的“魔幻”成分。“根据印第安土著居民的信仰，人与人自然是相同的，而且存在着 一位雨神，他名叫查科·莫尔，掌管着水和雨。古时候，印第安人向神求雨时往往用小孩作为牺牲。”作者在《雨》中设计的情节虽然显得魔幻，但在印第安人看来，一切却都是那么自然和真实，合情合理。第二，隐藏在“与其被人俘去，不如死在战场。”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为了使伊戈尔公师出有名，作者在伊戈尔的出征宣言中特意加上了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暗示着是波洛夫人先发动了不义的战争，如果不主动出击，我们就会沦为他们的俘虏。毫无疑问，这两句话让伊戈尔的出征名正言顺了许多。战争的性质在这里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第三，诗歌的抒情主人公第一次站出来开始对王公的不理智行为进行批评。取胜战争固然需要勇气，但更不能缺少理智，否则，失利的阴影就会笼罩在他们的头上。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铺垫，否则，作者将无法解释：勇敢的人进行的一场正义的战争为什么会落得一个惨败的下场。

哦，鲍扬，你古代的夜莺啊！
但愿你来歌颂这些远征吧，
愿你，夜莺，跳跃在幻想的树枝上，
像一缕游丝在云彩下飞翔，
联结起这个时代的两半光荣，
沿着特罗扬的途径
越过田野，奔向山岭。

但伊戈尔还是出发了，仿佛是不忍心描述这令人伤悲的失利，抒情





主人公开始呼唤擅长颂歌创作的鲍扬。因为他的歌不但可以回避描写这场血腥的场景，而且还可以对饱含其中的英雄主义大唱赞歌。作者认为，虽然没有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战争中的英雄和英雄事迹却是可歌可泣的。作者认为他自己没有能力来进行这方面的颂扬，因为他在写作中必须要遵循历史的真实。（“这个时代的两半光荣”，指从符拉基米尔到伊戈尔的光荣。“特罗扬的途径”，指的是神的途径。详细解释可参阅魏荒弩《伊戈尔远征记》第32页的注释。）

你，维列斯的子孙，
应该为伊戈尔唱一支歌：
“这不是暴风雨把苍鹰
卷过辽阔的原野——
不是一群寒鸦，
奔向大顿河。”
或者你，啊，魔术师鲍扬，
维列斯的子孙，
你就这样唱：
“苏拉河对岸的马儿一叫——
基辅就传出了捷报；
诺夫戈罗德的声音一响——
普季夫尔便有战旗在飘扬。”

维列斯是古代罗斯的异教神。将鲍扬称为他的子孙，意思是强调鲍扬有义务听从作者的祈求：即按照他所设计的构思为伊戈尔唱赞美的歌。苏拉河、诺夫戈罗德和普季夫尔都是地名，均属基辅罗斯。马叫声和号角声意味着战斗的开始。这是一种歌颂，也是一种祈祷，作者希望借鲍扬的歌喉来为伊戈尔的远征祈求平安，甚至是胜利。尽管如此，作者在本段的前几句中还是透露了自己的不安，像苍鹰一样勇敢的军队和暴风雨一起出现，敌人的军队虽然被作者强调不是寒鸦，但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描述却更容易使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而在俄罗斯人的民俗文化中，暴风雨和乌鸦都不是什么吉兆。





伊戈尔等待着亲爱的兄弟符塞伏洛德。

而勇猛的野牛符塞伏洛德对他这样说：

“唯一的弟兄，

仅有的光明——

你，伊戈尔啊！

我们俩都是斯维雅托斯拉维奇。

我的弟兄啊，请备起

自己快捷的战马，

而我的马，却早已在

库尔斯克近郊披鞍待发，

而我的库尔斯克人，

都是有经验的战士：

在号声中诞生，

在头盔下长大，

用长矛的利刃进餐，

他们认识道路，

他们熟悉山谷，

他们紧张起弓弦，

打开了箭囊，

磨快了马刀；

他们纵马奔驰，

好比原野上的灰狼，

为自己寻求荣誉，

为王宫寻求荣光。”

又一个英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符塞伏洛德。和伊戈尔相比，这个人物身上具有着更加容易激动的心脏和汹涌澎湃的血液。他的一声“唯一的弟兄，仅有的光明——你，伊戈尔啊！我们俩都是斯维雅托斯拉维奇”，呼唤起的不仅仅是弟兄俩对亲情的向往，而且有在祖先所创建的伟大功勋的基础上再立新功的豪情。最后一句“为自己寻求荣誉，为王宫寻求荣光”虽然被明指为是战士出征的动力，实际上这只是人们在形容





战士出征时惯用的套语。本段诗歌对战士的歌颂淋漓尽致，通过一些类似于排比句式的短促的语言，说明他们个个都是骁勇善战的好汉。诗句“我们俩都是斯维雅托斯拉维奇”，可意译为“我们俩都是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儿子”。“斯维雅托斯拉维奇”是俄罗斯人名中的父称，汉语中没有这样的用法。

这时候伊戈尔公踏上金铤，
在旷野里开始趑行。
太阳用黑暗遮住了他的道路；
夜向他轰鸣着大雷雨，
并将鸟儿都惊醒；
还响起了野兽的吼啸；
枭妖遂松起羽毛——
吩咐那——未知的土地，
伏尔加，
波莫列，
波苏列，
苏罗什，
柯尔松，
还有你，特穆托罗康的神像，
都快来倾听！
于是波洛夫人在未修辟的道路上
奔向大顿河；
午夜时，他们的大车辚辚地喧嚷着，
好比一群被惊起的天鹅。

这一段文字稍微有些晦涩。日蚀、黑暗、大雷雨、鸟儿的鸣叫和野兽的吼啸都是暗示伊戈尔此次远征的凶险。但枭妖却对波洛夫人发出了警告。作者在这个地方运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段，没有立刻将获得伊戈尔进犯消息的波洛夫人的名字说出来。伏尔加、波莫列、波苏列、苏罗什、柯尔松、特穆托罗康的神像本代表着地名，在这里却作为波洛夫人的暗





喻喻体被直接运用到了诗歌中。这样写的好处在于，一来不会因此遮挡英雄人物伊戈尔在这个段落的中心位置，他身上的光芒不致被遮挡；二来他也对波洛夫人的全国总动员和紧急应战的场面作了不露声色的描述。虽然低调，但也不失真实。面对伊戈尔军队的进犯，波洛夫人显现出了些许的惊慌。他们连夜迎敌，连道路都来不及开辟。那没有给轮子上油的车轮发出的声响打破了深夜的平静，让人想起了天鹅的鸣叫。

而伊戈尔率领着战士奔向顿河！
要知道，鸟儿在橡树上窥伺着
他的灾祸；
豺狼在幽谷吼起了
雷雨；
山鹰尖声地召唤野兽来衔取骨髓；
狐狸呜呜狂吠着那红色的盾牌。
啊，俄罗斯的国土！
你已落在岗丘的那边！

就像电影中的长短镜头一样，死亡的气息越来越清晰地笼罩在了出征将士的头上。由远及近，由小到大，最后被定格在了鸟、盾牌和野兽的身上。动物凄厉的叫声响彻大地，肃杀，肃穆，令人毛骨悚然，但这并没有影响出征将士的豪情。一句“啊，俄罗斯的国土！你已落在岗丘的那边”显尽了他们的英雄本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诗歌作者抒发的这种情感让我们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大英雄荆轲。（红色的盾牌：12世纪俄罗斯人的木制盾牌，包以红色皮革或青铜片，故名。）

幽暗的长夜降临了。
晚霞失去了光辉，
大雾遮没了原野。
夜莺的啼叫入睡了，
寒鸦的噪语已经苏醒。
俄罗斯人以红色的盾牌遮断了辽阔的原野，

